

致堂讀史管見

二十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

〇〇

玄宗上

唐紀

上之爲太子王琚說之曰韋庶人弑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
太平公主武后之子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上
曰言之恐傷上意不言爲患日深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異於
匹夫當以安宗廟社稷爲重上悅及即位以爲中書侍郎

孝一也而分不齊故自天子至於庶人事親之心未始或
殊顧所以養之者有廣狹耳不可謂曾參布衣而其孝不
足不可謂舜撫四海而其孝有餘孟子知之故曰事親若
曾子可也又曰舜視弃天下猶弃弊屣也夫曾子之貧可
知矣固不以貧而自歉舜之富貴可知矣亦不以富貴而
自足以愛親之至貧賤富貴無預焉愛親性也貧賤富貴

四九三

*

慶

命也君子盡性不謂命也姦險之人撼其君乃有王琚李
輔國以安宗廟社稷爲大孝之論於是趨近功規小利而
父子之恩失矣夫睿宗無恙不圖安其身而曰安宗廟社
稷豈得比於庶人玄宗無恙不圖安其身而曰安宗廟社
豈可同於匹夫已而兵甲內動二帝震驚而曰吾安宗廟社
稷是外其父於宗廟社稷也曾是以爲孝而不謂之情德乎
初崔湜與譙王重福通當死張說劉幽求營護脫之既而湜
附太平罷說政事及幽求貶湜諷廣州都督周利貞殺之桂
州都督王曖知之留幽求不遣

張說劉幽求皆有才智而短於器識者也是以不知人彼
崔湜之不肖著矣曾何足救者是故縱虺得嚙放虎得噬
幽求之免亦幸而已取人者未嘗不以身孔明所謂各務

其所尚是也然脩身必以道而道有正有邪故修道必以仁心果仁矣乃能好人能惡人好惡不失其類則所好必善所惡必惡故仁其心者知人之要也

開門張燈作大酺奏伎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

張燈起於佛老二家至元魏北齊然後盛尤侈於隋而唐不能革也其實以爲遊觀其名曰與民同樂夫國家百費皆出於民而張燈之飾至於用紗縠錦繡金珠翠羽民有以油蠟而破產者苟其樂業雖牽車服賈亦能洗腆用酒何必張燈然後可以同其樂哉誠曰與民同者民之不安其業不樂其生多在四方遠於京師之處而輦轂之下繁華所集水旱不知饑饉不聞也樂不及遠而與近者同之

五

愛見卷下

二

慶

無乃繼富而不能周急乎以此而思則張燈之事非先王令典有國先務罷而勿舉可也

太平公主既與上有隙遂與竇懷貞岑義蕭至忠崔湜等謀廢立上自將入討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誅懷貞無它也上皇乃下詔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朕方無爲養志以遂素心賜公主死諸子黨與誅者數十人

太平公主恃寵干政其罪固大然上皇之愛妹也玄宗苟以大計不獲已者既已戒嚴當先奏知上皇然後舉則無倉猝震動之虞矣曾不是思乃勒兵徑入致上皇登樓以避之其驚駭父心不亦甚乎孝子之事父母也及父母之所下氣怡聲不敢噦噫寔咳欠伸唾涕寒不敢襲穢不敢搔其敬戒如此父母有愛妾雖沒身敬之不衰况同氣乎

玄宗惑於王琚之謀欲去其害已者雖觸父而不忌其不
孝大矣夫太平非有不利於睿宗及得罪天下者也直將
圖玄宗耳玄宗殺之是亦太宗殺建成之類也爲玄宗計
者剪太平羽翼廢而不殺可也睿宗每自謂素懷澹泊不
樂世務然則蓋於傳位之時盡釋萬幾則太平亦無所恃
而謀亂乃有眷眷之情尚知大政昧於亢龍有悔是以不
智處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豈非後王之戒哉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
振於纛下將斬之張說劉幽求諫曰元振有大功不可殺乃
流新州

玄宗材氣英采而於治天下用人材行賞罰之道則不逮
太宗遠矣即位之初方平內難外無寇警天下萬幾固有

四八

卷二十一

三

收

先後之序而何急於講武乃又不戒視成欲誅有功之士
一舉而三失焉使宋璟在朝必有正諫而張說劉幽求不
能也徒能免郭元振而已夫欲誅郭元振者非本務也當
止其講武以閉其邪心乃大臣之義也

上以姚崇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彈之上不納說懼乃潛詣
岐王申欵坐是出刺相州

人臣之義無私交况以宰相而通於有寵之藩王將何爲
乎得非求其援已乎正使岐王敢爲之言上之疑必自此
起旣非安身之道而且爲岐王之累說號有智於是大愚
矣進退常事也姚崇旣相說亦何懼而爲此紛紛故曰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舊制雅俗樂皆隸太常上以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

置左右教坊掌之又選樂工及宮女自教曲法於梨園禮部侍郎張廷珪上疏深以鄭聲遊獵為戒上嘉賞之而不能用玄宗謂太常不應典倡優雜伎是也而更置坊院盛選宮女以實之此則煬帝所為也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玄宗之亡也直坐好樂而已而廷臣獨張廷珪一人進諫又不見納昔顏回亞聖之資問為邦於孔子孔子既語以四代之制且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夫以顏子尚當戒此况玄宗處富貴之極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夫鄭衛之音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採雜子女淫於色而害於德而使人主玩心儲神夜以繼日雖英明剛毅或未免於移其志意况玄宗中人之質乎人謂

姚崇為賢相以此一事觀之名過其實矣

敕所在無得創建佛寺舊壞應葺者乃聽

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滅國絕世或有罪以取之或不幸而及之其上之人則皆元德顯功也興而繼之所以天下歸心也逸民者或抱道懷德或有才有行人所尊敬上未及知者也舉而登之所以天下歸心也若夫田疇之教於滅彝倫自絕其類聚姦猾惰游之人於焉衣食其異於滅國絕世逸民亦遠矣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次也以漸廢之上也而許之葺壞補弊是以滅國絕世待之也不亦左乎且天下功臣賢士及庶民之無後者亦衆矣武德貞觀勳烈之裔武氏中宗殺戮破滅之家風雨不庇流離失所者亦不少矣曾不是圖而

施諸浮屠之居是豈君人之道乎

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

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弃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唐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鄙賤之矣苟惡其作姦興亂則庶民與百官何間焉不然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曷若衣巾冠帶之使齒於平民不亦善乎

立嗣謙爲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嗣謙後改名瑛

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貴爲天子皇后主內妃嬪婦御皆具官而納倡優選其間又立其子爲儲貳是不鑒趙王遷亡國之禍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雖欲不死亦安得而不死蓋不待楊洵之譖武惠妃之讒李林甫之搖而輕賤不正之勢必至於是也夫以善始尚不克善終以正合尚不免邪敗况反是乎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輕貶睦州刺史

御史大夫古三公也宋璟開元第一等人也監杖人輕小過也以第一等人爲古三公之官而有小過絀而置於數千里之小州何其待賢人之輕也遂君過舉而不知諫止姚崇之司刑罰也矣哉

劉幽求自杭州刺史徙郴州刺史憤恚而卒

劉幽求與鍾紹京初以怨望貶刺遠州矣紹京怨望不已故自果州再貶溱州幽求不聞後過亦貶何也玄宗初平韋后之亂意欲自取而幽求請歸之相王者至于再三女

宗雖以大義即從其言然方寸芥蒂久而猶有不念舊功竟使廢死古人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協平家難大功也矣位怨望小過也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弃也而玄宗反此使天下之士見微知著則我冠而來者必少納履而去者必多矣

皇后妹夫長孫昕與李傑不協伺傑出而毆之上怒杖殺昕於朝堂

漢高與秦民約曰法三章爾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欲其稱也長孫昕恃親肆忿輒毆李傑比之尉遲敬德施諸道宗者亦何以異削官可也遠貶可也置之於死無乃不論輕重之序而失刑罰之中乎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公矣而失父子之恩緣此意太子他日安能免於縊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公矣而傷夫婦之義緣此意皇后它日安能免於廢殺是故喜怒必以類言者心之聲刑罰不可不慎也

或言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上悉召縣令於殿庭試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左遷二人典選六年皆名稱職濟嗣立之子也

玄宗輕信或者之論欲以空言而取實才不知修革銓法之弊一舉而三失焉韋濟宰相子稔聞規模多識典故其詞理中選也固宜既被識擢不聞以循良稱是實不副言矣彼二百餘人不入第而得之官則曷若初不試之為愈也其四十五人放歸問學者安知無朴實之材乎夫以盧

從愿李朝隱典選有名在職六年而其失如此則庭試一日以空言進退不足以得能否之真必矣玄宗必欲求牧民良吏使大臣及長官各舉一人要以賞罰而任用之其庶幾乎

六月上皇崩十月葬于橋陵廟號睿宗

玄宗舉兵誅討韋氏雪君憤辱厥功雖大而意在自取不得已而歸之於父尋又怵惑邪說殺父同氣至使睿宗盡釋大權而問安侍膳以天下養之事一無聞焉其友愛隆厚獨施諸五王同寢共宴遊戲賞樂更奏絲竹親煮藥餌何其至也豈非以手足天性均出於父乎施諸手足者如此於父宜如何而孝養無聞五月而葬不太薄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它善推其所爲而已玄宗能其小而不能其大力於次者而忽於至者不推其所爲無乃初心有利欲之蔽乎無乃感宋王之讓已而薄其父乎雖享國日久而天理好還終不可追是故正其義不謀其利者爲子則孝爲臣則忠自天子至于庶人其揆一也

盧懷慎疾亟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皆明時重器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一老奴自鬻辦喪

報德莫如薦賢盧懷慎死不忘君可謂忠矣然貴爲宰相亦既累年而家無餘蓄何也不營其產而賑施親舊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况懷慎賢宰相乎其疾也帝不使人問疾醫來其薨也無臨弔賻卹之禮視之若路人焉然則何以得賢士大夫之心乎

五年春太廟四室壞時將幸東都宋璟以爲不可姚崇曰太

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何足異也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

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其言曰陛下以關中不稔故幸東都然以史考之去年無水旱之變獨山東有蝗耳是設為不稔之名以成廵幸之事豈非逢君之惡乎正使歲飢宰相之職量入為出以制國用何至使人主移蹕而就食也夫灾有輕重異有大小史不書飢而崇以廵幸為是太廟四室壞異孰大焉而崇以不足異為言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耶魯文公時世室屋壞春秋書之以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無壞道故也今唐廟非有雨霖震動

四文

聖學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山

而四室壞其為宗廟隳毀之徵著見明甚而君臣以諂相蒙不知戒焉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太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

貞觀之制大臣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對仗而讀及許敬宗李義甫用事政多私僻乃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武后以法制群下許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遂復貞觀故事

嗚呼貞觀之制其致承平之藥石乎許敬宗李義府所行其亂朝廷敗天下之醜毒乎武氏使諫官御史以風聞言

事其與姦慝來讒譖害忠良傷公道之符契乎爲天子者
謹守貞觀之制而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爲而朝廷不清政
事不美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臨川王氏爲諫臣說曰爭
臣古下士也宰相古三公也爲其大賢也故使之爲三公
爲其才善之小也故使之爲下士今乃使才善微小之下
士而言道隆德駿之三公非矣信斯言也則古者士傳言
庶人謗設誅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擇藹蕘之言不伏小人
之箴聞怨我詈我則皇自敬德者舉皆過也而可乎其後
旣登三品乃建言復貞觀故事及位輔弼或人白以曩所
建言請今行之對曰審如是得不相擾夫於人則欲使言
者擾之於己則惡人之擾其用心如此宜其功業之無聞
而禍亂之所由起也許李令諫官隨仗出其言必曰幾事

不密則害成許李不足言矣然凡事之始皆幾也恐其不
善故諫官諫而史官記之於是莫敢不善且漏洩省中語
固有常刑豈可爲是而廢令典乎至於風聞言事尤所不
可朝廷者衆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譖愬所望以明毀譽
所待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
塗說或兩怒溢惡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
多矣言者旣以風聞初不審諦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
申理而冤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故曰謹守貞觀之
制盡革許李武氏之所爲則朝廷清政事美而天下治矣
有告天兵軍使張嘉貞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
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
遂得減死

人告已有實無所致怨矣告而無實怨之可也嘉貞非爲不怨又乞赦其罪恐塞言路而下情不得上達其廣心遠識如此夫豈以一身橫行於天下而鉗黎庶之口乎李林甫元載苟能率是安有暴尸縊死之禍哉嗚呼嘉貞此舉可以爲後法矣

敬鄉飲酒禮於州縣令每歲十二月行之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古者鄉禮也於之有敬讓焉於之有仁義焉於之貴禮而賤財焉於之行孝悌而見王道焉其重如此然必先制民之產使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間設爲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且興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禮之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昏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鄉飲酒其緩急則序見卷二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而行之它皆不及焉安能有益於百姓哉祇爲繁文末節而已矣其末流無以飲食之至斂其錢以致衆如合釀者貧士苦之豈禮意耶

盧履冰請從禮父在爲母朞數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各從其意褚無量嘆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義理莫大於人倫人倫莫重於父母聖人人倫之至也不敢以母比於父者以天無二日尊無二上故也父在爲母朞父沒然後爲母三年其隆殺之節謹嚴如此欲民自別於禽獸故也武氏推崇陰教躋齊貳斬久而不革至盧履冰褚無量言之雖有敕依喪服傳文而俗狃於情各行其

意是以仲尼事母不如武氏也而可乎夫天下有疑義無所折衷一斷以聖人之法則賢者當俯而就下不肖者當企而及庶乎不失於中道今并聖人而不信則仁義禮樂之不見非毀者幾希老氏植提絕滅楊墨無父無君豈不始於差殊觀乎必一正之以喪服傳文違者有刑庶幾禮得其正而人道立矣

宋璟疾有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治之會天旱優人作賊戲言負冤者相公皆繫之獄賊是以出時議禁惡錢璟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璟遂罷相

惡錢為貨泉之害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正藩吏之

墨敕抑寧王之斜封勒還朝集使之以貨求官者治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是皆上心不悅羣口沸騰者也雖然優人賊戲中傷尤甚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基使為之乎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韓休介然守正故一斥不復其哉君子之難合也史稱唐之賢相曰前有房杜後有姚宋夫姚非宋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與璟同日而語矣

突厥寇甘涼先是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毗伽於稽落水上毗伽大懼嗾欲谷曰二部絕遠不能相及拔悉密輕而好利勢亦先至晙與張嘉貞有隙所請必不從也既而果然嗾欲谷遂擊拔悉密盡俘以歸毗伽由是盡有默啜之衆

詩人美北伐之功雖出於吉甫而居中主議以成之者乃張仲也故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而終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未有邊將大臣異意而能成功者也王駿與張嘉貞不相說乃欲發兵旣已失之嘉貞儻以國事爲重私憾爲輕則宜降心屈意協駿心力乃遏其所請使虜人得計然則是役也王駿之罪小嘉貞之罪大矣且駿嘉貞不相悅嚙欲谷能知之於數千里之外而玄宗不能察之於一堂之上夫何以折衝而經遠乎蠻夷之國分中國之利也嘉貞一行私憾而突厥大振盡有默啜之衆後復欲離析之其力幾倍矣使嘉貞於駿推昔日不罪告者之心以處之豈不德廣而功茂耶

制增太廟爲九室

百四

平定見二十一

十一

共

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二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爲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患其數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今旣以九廟爲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耶是故宗廟之禮由于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

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去耳

王皇后色衰愛弛武惠妃有寵陰懷傾奪之志后心不平有不遜語上愈不悅以后無子議廢之

有男女而後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夫婦人倫之本也以義合以德選以禮相遇夫豈華色是論乎王后色衰而玄宗愛弛玄宗於是失夫道矣賢而不答起敬起順薦進良淑如樛木卷耳之行而心懷不平出語不遜王后於是失婦德矣雖然乾以乘御為才陽以倡率為事王后之有是由玄宗致之也昔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夫以陽剛居位恭已正家其效至於心化誠格而交相愛焉夫豈以色衰愛弛託言無子而廢其禮合之妻哉

承見卷之二

十三

水

溪州蠻覃行璋反命楊思勗將兵擊之思勗生禽行璋斬首三萬級而歸加思勗輔國大將軍赦行璋為洵水府別駕玄宗時名將帥甚眾溪蠻之反必使中人為制將何哉反者覃行璋所謂渠魁也為之用者所謂脅從也渠魁不治而命之以官脅從不赦而斬級三萬夫豈王師伐罪之義乎為賊魁者未有不畜珍寶積貨財急則用以自免愚竊意思勗有所取於行璋而為之地也自高力士承恩遇楊諛言致兩將受誅而唐室中人之禍日甚一日皆玄宗啓之也方諸作俑不已甚乎

張說議封禪儀請以睿宗配皇地祇從之

聞祀南郊以受命之祖配天者矣聞祀明堂以父配上帝者矣是見于經以義類制禮非苟然者至唐則升侑紛然或行或止且以睿宗配地祇何所稽據而爲之也夫無所稽據私意妄議名欲尊崇祖考實所以輕瀆之耳它日蕭嵩建議其頗謬又甚焉非禮之禮皆不足法也

上封泰山謂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人君過舉鮮不由臣下獻諛而然玄宗于是在位十有三年四方無虞年穀屢豐而侈心未彰也方降詔書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帝驕怠之源忠賢愛君者果如是乎先是裴光廷言於說曰封禪者告

五十三

承見卷二十

四

山

成功也而明皇乃謂賀知章吾爲蒼生祈福耳是時帝未好神仙未必有祕祝若其告功之文則羣臣不得見也使其無有而專爲蒼生祈福何感之甚歟夫福非如粟帛金寶可求而取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者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則民財豐節力役則民不困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苟誠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張浮費事虛文泥金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王毛仲將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對曰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豈不可呼耶毛仲曰此則得之上曰汝不能致者必未環也朕明日爲汝召之明日上謂宰相曰朕奴毛仲有等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衆客未敢與

待璟璟久之方至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卮稱疾而歸

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二曰尊賢其四曰敬大臣也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聖帝明王何莫由斯道豈有德冠在庭貴爲宰相而屈使與奴爲席客慢侮孰其焉表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宰相君之股肱耳目也何近如之而屈使與奴爲敵體廉不太無陛下慢人而自侮不太迫乎昔淮南王謀反於漢庭獨憚汲黯視說公孫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毛仲恣橫無所畏忌蓋已蒙落張源蔑視冠冕玄宗又使二人率達官而往以成毛仲僭越之勢無敢規正者獨廣平公以義起禮從容中節可以警發上心而沮抑不遜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吐蕃陷瓜州執河西節度使王君奭之父君奭登城西望而泣不敢出兵君奭微時往來回紇等四部爲其所輕既帥河西以法繩之密奏四部將叛回紇承宗坐流瀼州其族子護輸糾合黨衆謀報仇會吐蕃遣使詣突厥君奭帥兵邀之護輸伏兵突起遂殺君奭

私怨公仇者市井之見也賤憾貴報者斗筲之量也王君奭誠欲立功邊徼非廣其器局豈足以得人才非平其眦睚豈足以收士心乃挾微時嫌恨假節制之權以行之既貽禍於父又不免其身彼亦安知廉藺先國家而後私讎之善哉

河西副大使蕭嵩屢破吐蕃入拜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宰相極天下之選以伊尹周公爲準則而後可充其任豈不難哉今以賞軍功則其失大矣夫軍功在士卒賞以金

帛可也在將帥升其階秩可也功又大則兼二者可也賜
之士田第舍可也宰相非所以爲賞也歐陽脩記錢思公
之言曰宰相猶可以他才居之翰林學士非真有文章者
不可爲也蓋以是爲名言然未之思也取他才爲宰相如
劉晏則曉錢穀矣張詠則善詞藝矣姚崇則精吏道矣李
靖則能將兵矣趣是事則用是長濟緩急於一時可耳然
如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夫豈奮庸熙載亮采惠疇
宅百揆均四海之全德乎

秦隴等州獠反楊思勗討平之斬首六萬思勗性殘酷所得
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掣去頭皮

楊思勗至是三爲將皆克捷生致賊酋信有才矣然三役
所殺凡十一萬人夫嶺海獠民易動難靜所以從賊者無

四九五

卷之三十一

一六

三三六

乃守令非其人乎前代或選有名德者往往以單車入賊
壘宣布恩德數十萬衆登時解散又何必殺戮然後能下
也嶺南之寇服而又叛正緣思勗殘虐以殄滅爲功不以
拊循爲事耳然則其平寇之伐不足以贖其多殺之罪也
宰相宇文融以治財賦得幸旣坐貶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
有告其贓賄事流巖州道卒然自後言利以取貴仕者皆祖
於融

聖人設教深惡聚斂者爲其有損而無益也下則損民財
上則損君德大則損國政小則損吏治無所施而不損而
無分毫之益也不爲是者下則益民財上則益君德大則
益國政小則益吏治無所施而不益而無錙銖之損也聖
人忠恕重絕人至於聚斂則昌言以疾之曰與其有聚斂

之臣寧有盜臣求也為李氏聚斂賦粟倍於它日子曰非我徒也二三子鳴鼓攻之可也夫竊賄為盜其罪不赦寧有盜臣而不欲聚斂則聚斂者其罪死無疑矣故孟子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良臣古之民賊也賊仁者謂之賊則其賊罪死無疑矣玄宗在位浸久侈心日生宇文融窺見間隙率先言利以中主欲是時宋璟已去位張九齡未來故其說肆行而莫禦雖融旋貽覆敗然唐室中微乃自是始豈非後來之永監哉

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開元十有七年而日五食玄宗素服俟變減膳撤樂者一而已是時宋璟為相進脩德推誠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之言史雖不載帝賞用其言然璟方秉政帝心有

五十二

卷之三十一

十七

卷

閑所以潛消陰沴之道不闕矣至是奢欲既肆大侷計利委任宇文融徵求沽權毒遍四海君德掩晦謫見于天天之示人顯矣玄宗志操衰於始初著矣苟觀其象思其變克正厥事撤志之蔽去德之累則雖日食豈足為咎乎

開元十八年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

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誘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錐圖圉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蠹害脫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是故善為治者必

去華而務實則不爲人所罔也

韓休數於上前面折蕭嵩之短嵩乞骸骨至於泣下上爲之
動容二人遂皆罷相

正士之難合佞人之易親也悲夫玄宗非不知韓休之正
蕭嵩之佞今乃兩罷之何也休雖以數諫受知然忤旨拂
意而上蓄怒亦多矣其罷之也猶罷宋璟也休面折嵩而
帝不悅何也必嵩順指帝謂其輕已猶德宗之於蕭復也
嵩以悲辭涕泣動上而傾休是妾婦之道也正色立朝於
上不諂於下不比乃宰相之高致而明皇惡之它日君子
必益踈小人必益親而李林甫得以二十年安于位矣
張九齡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

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
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肱於巖廊之上上
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不
遠數千里自韶至洛則非其地陳情之節且又不力九齡
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上御五鳳樓酬宴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帥所部音樂集
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皆衣文繡黜爲散官

既有命較音樂勝負而以華靡黜刺史是誘之陷于罪也
初若不出此命彼亦安敢出意自爲哉刺史雖被黜其心
必惘然不服故出令不可不慎也

殺中侍御史楊汪既殺張審素更召萬頃審素二子瑄瑒皆
流嶺表逃歸都城手殺苗頃繫表於斧言父冤狀議者多言

父死非罪子能報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
林甫以爲壞法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如各伸子志則展
轉相讎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並杖死

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
滅絕天理淪亡故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君之讎視父張
審素未嘗反爲人妾告楊汪受命往按遽以反聞審素坐
斬此汪之罪也理與琇忿其父死之寃亡命報之其失在
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爲此乎
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設法之意固欲止殺然子志
不伸豈所以爲教且曰曾參殺人亦不可恕是有見於殺
人者死而無見於復讎之義也楊汪非理殺張審素而理
琇殺汪事適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

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
三人之命不亦頗乎

張守珪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軍敗守珪奏請斬
之上惜其才敕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不可
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
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禍福若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
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爲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
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常任賢相如宋璟韓休
張九齡內無楊太真之蠱惑外無安祿山之姦狡則焉攸
亂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
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是故玄宗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

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不殺劉渾晉武不殺劉淵
符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此盛德事也愚以謂
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
不能按法行辟反以王夷甫識石勒之事而沮九齡是謂
保養姦邪懷違忠諫安得為盛德哉

上欲以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固執不可上怒曰事皆由卿
耶九齡曰陛下不知臣愚使為宰相事有未允不可不盡言
上曰卿嫌仙客寒微而卿有何闕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
如仙客生於中華然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
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上不聽

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摧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
也直緣釋服居位人主疑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

耳是故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
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
於其上也

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若林
甫相必為廟社之憂上不從

宰相莫大乎知人曲江公以安祿山必為後日之患李林
甫必貽宗社之憂雖善龜不過也可謂大臣矣林甫欺君
蔽主揔權柄號富貴垂二十年九齡一斥不復竟死于外
自一時觀之九齡為辱林甫為榮九齡為負林甫為勝然
而天地之化一息不留二十年雖久何啻如飛電之過日
也其氣燄威力與其朽骨既已化為浮塵蕩為冷風而其
姦心邪迹與九齡之忠規正道並存于史書而人之好惡

良心未亡也則聞九齡之風者孰不聳然興起願爲執鞭而於林甫雖匹夫匹婦亦羞道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使凡事君者於此知所去取亦思過半矣或曰造賢退不肖宰相職也九齡不能去安李徒伐以口舌何也曰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其聽否在君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是時上奢欲怠政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林甫日思所以中傷之

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仁也孔子曰

知爲君之難則一言興邦亦不遠矣九齡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又曰子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則一言喪邦亦不遠矣林甫之於明皇用是道也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傲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太不恭也知傲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是時天下若無事矣人君若可以適意舒情矣人臣若可以有聽從無諫諍矣而九齡遇事無大小必力爭使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則九齡一人常立于朝不必置歌噐不必設盤銘不必書之座右不必觀之圖畫而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上爲臨淄王也趙麗妃皇甫德儀劉才人皆有寵麗妃生太

子瑛德儀生瑤才入生瑒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寵冠諸子太子與瑒瑒各以母失職怨望駙馬都尉楊洄常以三子過失告惠妃惠妃許於上上欲皆廢之九齡固爭惠妃使人謂九齡曰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白上故太子得無動及九齡貶楊洄譖三子有異謀上問宰相林甫曰此陛下家事非臣所預遂廢三子爲庶人尋皆賜死

明皇惠妃林甫黜張九齡裴耀卿而廢太子及二王也意在壽王瑁也異意之臣旣黜于外所憎之子又死于內王瑁之立何疑矣而終不得立是明皇徒聽譖徒逐賢徒殺子徒欲立其所愛而皆無所益祇足以固林甫之權豈非蔽惑之甚歟女子小人無遠慮者也惠妃誘曲江曰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是意明皇遂崩其子遂立其身遂臨朝也非惟其子不得立其身尋亦就斃長處之言茫茫不信故君子守正則邪不能移仗義則利不能動林甫邪利入也是以受命如響卒之於惠瑁無得焉其爲黨邪陷正悖於天理之戒不亦深切而著明乎

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自是諫諍路絕矣

一人之身中脘痞滿則疾生矣一川之行築隄障閼則水決矣天地之氣上下閉塞則物病矣四海之勢君民阻絕則國亂矣國有言路凡所以通睽阻離絕之患者也善爲國者必不壅言路善觀國者觀言路之蕪闢焉明皇於宋璟韓休張九齡之納忠盡言始悅而卒憎之宰相尚如此

諫諍者可知矣故開元之時鮮以諫諍顯者今林甫乃公然閉其路柵其門本以便私而不知家與國由此俱敗彼其召諫官而籍之明皇亦不得聞亦無一人敢以上達者蓋羣臣既知主心而畏林甫則亦持祿取容而已矣不言之禍至郭從進而後大決不可抹止然則人主何利焉故知太宗貞觀使諫官隨仗論事孜孜聽諫如不及者所以導川不壅而免危亡之禍也

上頗好祀神鬼太常博士王與專習祠祭之禮以干時上悅之以爲侍御史領祠祭使與祈禱或焚紙錢習禮者羞之人君不知命則有淫祀之惑神仙之好知命則不爲是矣昔成王幼冲聽讒言以疑周公及其覺悟力善修德終其身無過舉觀顧命一篇安於死生之際出經遠保世之言

四四

續史記卷之二

二二三

誘

列諸典謨而孔子以之與禹湯文武並稱焉何其盛哉明皇親平內難奄旬四海即位之初多可紀述比及中身日荒日怠本末先後幾如二人卒於失國播遷爲後世非笑何也不學聖人不法先王富貴生不仁而死於安樂也使其聞道德仁義而從事焉豈有弃忠佞廢妻殺子崇淫祀求神仙之罪哉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尊疊禮且不可復可施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夫淫祀者有祈禱焉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與行之而習禮者羞之則當時猶未盡惑也後世舉四海而用楮泉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且仁孝恭謹意欲
立璵猶豫未決自念春秋高三子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
樂高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復爭上
曰汝言是也遂立璵為太子璵即浚也後更名紹
太子瑛既誅武惠妃又死諸王有長於瑁者瑁尚幼又未
有稱焉而林甫必欲立之何也遂非者小人之常態也亦
以惑上使信己若非黨武氏而為之者設使明皇從其計
他日楊太真有子林甫於瑁也何有雖然林甫亦可謂不
智矣苟能如高力士之言推長而立援建忠王豈非國家
之大利而必欲成其偏私之意蓋力於遂非而不肯改過
者固小人之常態也

南節度使王昱大敗於吐蕃貶高安尉而死有南詔皮邏

五一

骨見二一

三四

成

罔者本哀牢夷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相統一歷代因
之以分其勢皮邏閣賂王昱求合為一昱為之奏朝廷許之
賜名歸義封雲南王其後卒為邊患

賈誼論治安之策曰為天下者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唐太宗以此術而馭四夷凡下其國必剖分之所以消後
患也然桀黠者未有不復合其離散併其部落誠以勢完
力一者夷狄之利而中國之患也王昱杖鉞劔南當為國
家消患於未萌乃貪沒賄賂憤皮邏計中為請朝命混一
六詔它日唐師勞弊盜賊遂起實始於此昱雖自以兵敗
貶死然受賂基禍之罪竟不及施而當國聽信之人亦無
責焉豈非後世之監哉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是歲夏

既禘又當禘太常議以爲祭數則瀆請停今年禘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禘一禘從之

禮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君于禘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禘之正文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于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也王制乃漢儒刺經爲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于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禘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禘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

五十一

受見二十

三五

成

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禘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之文曰春禘夏禘又曰天子禘禘皆禘也又曰諸侯禘一牲一禘又曰諸侯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亂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爲之說春禘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祭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也此又不曉禘義之

六也其釋大傳禘祫曰禘其所出謂郊祀也此又斷以已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之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其數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天子諸侯之禮若一與二之辨豈可僭哉魯受成王之賜以臣僭君孔子已深非之况後世遵漢儒之謬以君用臣反不能知其失乎聖君監此則一言而決矣

安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祿山皆厚賂之上益以為賢除營州都督平盧軍使

父子之恩至親也可以賄賂而踈之君臣之義至嚴也可

五八

卷七下

二六

成

以賄賂而亂之小人至多也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而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清者以之濁明者以之暗正者以之邪公者以之私又用李林甫重自掩蔽故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為其生惠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何必曰利為其末流至於弑君篡國而猶不止也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出己右及為上所厚者必自計出之上嘗歎美兵部侍郎盧絢之蘊藉林甫語其子曰父廣藉才上欲命尊君若憚行必左遷不然以賓詹分務東洛亦優賢之命也絢懼而從之遂除詹事員外同正上又嘗言絳州刺史

嚴挺之可用林甫即諭其弟云上意甚厚蓋稱疾求還挺之從之林甫以奏白上云挺之衰老得風疾乃授以散秩使便醫藥

明皇任李林甫可謂不貳其心施之張九齡不亦善乎張九齡與裴耀卿善則疑其為黨李林甫盡屏異已則不疑其專所疑非所當疑則所信必非所當信所憎非所當憎則所好必非所當好欲不亂亡得乎盧絢之請賓彥嚴挺之得風疾一召見而詢勞之使君臣之情通有何不可而阻於讒間二臣雖在京師如隔萬里詩云勿問勿仕勿囿君子其立宗之謂乎

韋堅引漕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聚運舡大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舡數百扁榜郡名各陳珍寶以進輕化負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褒賞有差

四四

卷九十二

二十七

成

富有四海則四海之財皆所有也顧藏之於民猶父不摧其子而富其家也乃必使刻剝之吏損下益上而聚于京師譬之一家父獨富而子皆貧也而可乎夫稅賦有定制姦貪之吏尚稱加耗巧為名色以取之有至於四加五加上所得一二而已然則受聚斂之惡聲朘削赤子以肥用事者人君亦何苦而為此誠取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鉞楊國忠第五琦元載之本末觀之而參以當日國事之成敗則必知戒矣唐太宗責權萬戶曰朕有天下所少者非財也爾未嘗進一賢而言銀山之利將以相靈俟我耶即

日黜之明皇遺忽此言為韋堅列珍貨眩而啗之如以肴核誘童稚然豈非後來之監戒乎

林甫以楊慎矜屈附於已復以為御史中丞

甄叙人才降陟多士宰相職也人主不當以特旨紊中書之政使除受一出於宰相則他岐塞矣李林甫妬賢嫉能雖謹守格式實以困抑百僚至於巧諂邪險之人則超騰不次是自不守公道何以禁人主之別敕哉去歲慎矜自贊善大夫蒙上親擢知中丞事慎矜畏林甫而不敢拜至此彌年矣林甫喜其畏已而屈附復申前命然則視玄宗為如何人君監此其不以權柄授人不以私徇撓政使進擬庶位必由宰相而可否俞擘必聽君命則上下交得其道矣

安祿山奏臣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

祿山之夢誠乎偽乎以愚觀之誠有是夢也蓋其無涯之志已萌矣然敬畏其君則必不敢言今而上言則侮慢之心已彰矣明皇遽從所請使之立廟以祀靖勣不悟祿山以太宗自處也一何昏惑不思之甚耶

林甫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富國主上未知也適之奏之上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戒適之曰自今議事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

適之若欲與林甫異者持正守義可也而入其獻利之言是聽賊指導而從穿窬之路也何以治賊乎若出次策者亦當以林甫所教而奏之則林甫王氣之言不得進矣而

乃義不足以勝言利希寵之心智不足以防小人相傾之計坐而受禍其自取之耶

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決於私家

舜之治至於鳳皇來儀可謂至矣然君臣方以無虞相儆戒曰無若丹朱傲以殄厥世無遊于逸無滯于樂無教逸欲有邦勅夫之命屢者乃成其敬慎如此是故其盈不傾其成不壞君既有終相亦惟終夫盛者衰之源也治者亂之基也一日二日之間幾危之事至聚至萬苟以為易則難料至焉明皇荒怠既不以大政為意林甫蒙蔽又復以無事自居曾未七八年大禍忽發如河決魚爛不可壅止收于是而圖之亦奚及矣是故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者

口八

卷之三十一

北九

宣中

周成王所以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之道也

左驍衛兵曹柳勣之妻贊善大夫杜有鄰之女也勣性踈狂好功名與淄川太守裴旻復北海太守李邕著作郎王曾為友皆當時名士勣與妻族不協為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指斥乘輿林甫令告溫鞫之乃勣首謀也溫連引曾等皆杖死李邕自謂耆舊又在外意快快林甫惡其負材使氣故因事

除之

自林甫言之則與太獄殺名士以除異已攝眾心固非君子之道自柳勣王曾裴旻復李邕言之則以踈狂好功名恃才氣懷快快雖處治世猶恐不免况亂世乎其及也非不幸也是故春秋惡諸侯專殺大夫而大夫之死鮮無以取之者所以訓後世為人臣使之修身慎行以免於禍辱

也

林甫子岫以滿盈為懼諫曰大人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役夫不可得也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

林甫以才智得其君盡軋多士而下之然曾不及其子之有遠慮也因事進戒言切意迫林甫若因是改弦易調易如反掌何不可之有而執迷膠固不能自克甘於受禍重於離權不智孰甚焉豈天以其罪極惡大不誘其衷乎何其莫親於子而諫之不入也

高力士承恩歲久太子兄呼之諸王公翁呼之林甫祿山皆因之以取將相然和謹少過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橫故天子終親信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

有內侍以來善固其寵祿者莫如高力士恭謹自將不敢

早

卷之三十一

廿

宣中

驕橫是其術也然其罪亦大矣任莫重於將相力士於明皇言無不聽以王毛仲之信愛一言去之如折朽木審能為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佞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既不能然反使安李因己以取將相它日雖有大柄不可假人及邊將擁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盛之勢哉不謹於大而謹於小知所以保身而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耳於力士何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辯也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林甫罪二十餘條狀未達林甫知之諷御史逮捕以妖言杖殺之

自古殺忠諫者必亡人君以此猶亡其國宰相以此豈不亡其家與身乎郡守二千石吏官亦尊矣御史天子耳目

也受宰相風指殺二千石而天子不知由明皇自蔽其聰
明也亡秦之法忠諫者謂之妖言漢文忠厚革而除之而
姦擅之臣惡人之議已必舉而用之王氏曰重華既去不
可得見天下紛紛凡經幾秦蓋傷此類也夫可以言而不
言及不可與言而與之言皆謂之不智是故史魚雖直不
若蘧伯玉之能卷懷也洩冶雖忠其猶在宋子哀之後也
趙奉璋職守于外有社有民盍以宿業為務官非諫臣職
非御史出位而言聖人所不許可謂一朝之忿輕用其身
悻悻者所為又不得與史魚洩冶班其死也其自取之也
禘祫自今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

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為祖孝子慈孫豈忍為也使聃而
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况非其祖而
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
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它人為祖而
終不得知又况其餘乎

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官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
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人之食非以貧賤而能少非以富貴而加多君子曰人不
為飢而死雖不食可也是故上智衛生盡道適可則止志
士無求飽之心焉養口體窮鼎俎者民斯為下矣明皇不
監隋煬之失貴為天子而悅人進食置使檢校使奢靡相
驅風俗相煽暴殄天物夫豈一一充至尊之御乎君取其
一下取其千矣其視清廟茅屋天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
不斲其猶塵埃乎然古之帝王以儉而永以約而無失而

桀紂以酒池肉林而亡明皇厭飫珍羞未足其欲咸陽之
厄尚食不隨資餽麥飯歉餒而過孰得孰失為後世法戒
不亦著乎

忠
初吉溫因李林甫得進及楊釗恩遇浸深溫遂去林甫而附
釗為之畫策代林甫執政剪其心腹林甫不能救釗改名國

小人之取人取其附已屈而敏者然能屈於我則亦能屈
於人矣能敏於求則亦能敏於叛矣何者以利為心故也
若其徇義則惟是之從不苟從也惟不義之違不苟違也
雖不為禽禽炎熱之能亦不為擠墜下石之事然而小人
取人寧舍君子者氣類之合故也吉溫之流自古不為少
矣使其不背林甫則無以懲林甫之傾陷正人天之報施
亦各從其類歟

楊釗張易之之甥也奏乞昭雪易之兄弟制引易之兄弟迎
中宗出於房陵之功復其官爵仍賜一子官

張易之兄弟汗辱宮闈又嘗以謀反繫治竟被斬戮方之
葉靜能馬秦客何以異玄宗討內難葉馬即日伏誅乃於
今稱易之有功復其爵秩官其後裔則葉馬諸人無乃銜
冤於地下乎安祿山窺見此事交通掖庭實揚釗與玄宗
啓之小人無遠慮不足恠而明皇昏惑至此不亦悲哉

楊國忠為御史中丞方承恩用事祿山登降殿堦國忠常扶
掖之祿山與王鉷俱為大夫鉷權亞林甫祿山見林甫頗倨
林甫召鉷鉷趨拜甚謹祿山不覺自失容貌益恭林甫與祿
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祿山於公卿皆慢侮獨

憚林甫每見雖盛冬常汗沾衣

祿山玩明皇如嬰兒視楊劍猶不物獨憚林甫誠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林甫稍有忠於明皇之心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剪落其羽翼剝削其爪牙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上雖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已而已是其事明皇雖久荷寵任雖厚而無毫髮之報尚可謂之人類也哉或曰明皇信祿山之甚林甫度未必能去是以不爲此謀也曰不然林甫殺上三子屢起大獄動搖東宮所欲除者無不如志况祿山在外用力尤易乎特無此心耳意者林甫亦知祿山必反恃已能禽制之故養以食不動如將帥縱賊以自封殖此固老姦巨猾之同調也

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

楊國忠感鮮于仲通薦已報以節鉞而開南詔之際前後喪師幾二十萬人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人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人其時天下無事戶口歲滋而三年間死於邊域者幾三十萬人前此楊思勗討叛蠻所殺又十一萬人夫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不得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楊國忠加御史大夫初林甫以國忠微才且貴妃之族故善遇之國忠與王鉷俱爲中丞鉷用林甫薦爲大夫國忠不悅會邢縡謀作亂國忠鞫之令縡引林甫交私之狀上由是疎之而國忠貴震天下矣

以智巧傾人者人亦以智巧傾之矣以勢力壓人者人亦
以勢力壓之矣以無道橫逆加人者人亦以無道橫逆加
之矣雖黜除異己殺戮謗議使不爲我害然天下之人至
衆安得一一而防禁之得君之路至多安得一一而壅遏
之事變無常又安能備所不及備主心不定又安能固所
不可固此賢人君子所以直道而行不可則止者也李林
甫好興大獄意天下無如我何而國忠用其術以治之曾
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小人覩此亦可黃心而改轍
矣

林甫專國忠爲相誣林甫謀反制削林甫官爵子孫流嶺南
貲產沒官親黨坐貶者五千餘人剖棺褫服抉取含珠以庶人
禮葬

四二一

三四

卷

林甫專國十九年罪惡山積國忠舉其迷國誤朝之甚者
按實行法雖蹠而斬之可也乃誣以謀反則林甫實未嘗
反也雖快一時之憤然邦憲差忒非朝廷之體矣子岫嘗
戒其父曰大人仇怨滿天下一旦欲爲役夫不可得林甫
四勢已如此將若之何雖生免刑戮而肉未及寒剖棺抉
口夷諸庶人以葬十九年所積悖入之貨還歸於官子孫
竄流親黨披敗前日之威勢富貴一旦如浮煙飛塵不可
搏玩未用遠引前古與之同朝者裴耀卿張九齡嚴挺之
盧絢諸人生榮死哀曾無此患而國忠終不監戒隨以族
滅嗚呼窮義之極極於顏回窮利之極極於盜跖利之一
字能惑心喪身覆家亡國也審矣決矣

教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

